

十月丛书



FASHENG ZAI HUOJIA DE SHI

发生在霍家的事



—— 发生在霍家的事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十月丛书

发生在雪家的事

Fasheng Zai Xuejia de Shi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125印张 168,000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7,000

书号: 10326·43 定价: 1.15元

目 录

发生在霍家的事·····	叶 辛 (1)
卖 书·····	达 理 (139)
春 泥·····	张天民 (192)

发生在霍家的事

叶 辛

—

马路两侧的玻璃窗上反射出晚霞的红光时，老霍回家来了。

注定了这是个不寻常的黄昏。老霍似乎从一走进弄堂，就有了预感。

“霍先生回来了，嘿嘿。”

朝着他笑并带着几分谄媚的，是一张圆滚滚的、下巴叠成双层的脸。白净、丰满、齐耳短发，脸上的皱纹，全舒展开了。

当老霍认清了同他打招呼的是一号里的居民小组长梅枝阿姨时，急忙回以一个笑脸，谦恭而彬彬有礼地一点头：

“哦，梅枝阿姨，吃过晚饭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还没有。”梅枝阿姨爽朗地笑着，还在胸前摆一摆手，象她在开会时常用的手势一样。她笑呵呵地问：“霍先生，你六十几了？”

“六十七。”

“唷，看轻、看轻啊！看你脸上的气色多好，好福气呀！”

这显然是带有几分恭维了。老霍想回敬一句，你五十多岁，满面红光，气色也不差啊。但不待他说出口，梅枝阿姨晃动着已见福态的身子，擦身走过去了。

老霍在弄堂里站了片刻，沉吟了一下，又继续朝前走。

霍先生。真是笑话，笑话呀！回家一定要告诉贺佳，爽爽快笑几声。

“爹爹回来了。”

走进四号里的大门，一个温顺的嗓音招呼着。老霍一抬头，是出了嫁的三女儿：

“培洁来了。晶晶和兆雄来了吗？”

“兆雄带晶晶去她阿婆家了。”

“那晶晶你该带来嘛。”

培洁恭恭敬敬地答：“下次一定带来，爹爹。”

“你勿要站在门厅里罗嗦了，有人找！”从门厅隔壁的厨房里，传来老伴贺佳不耐烦的声音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自己去看嘛，在底层客厅。”老伴的肚子里象憋了满腹气恼。

老霍顾不得转进厨房，直接穿过门厅，向底层客厅走去。

走到客厅门口时，他感觉到客厅后头老四培春的房门打开了一下，继而又砰一声关上了。

什么意思？

儿子培春和老霍的关系紧张，老霍心头是有数的。但象今天这样，却是极少见。老霍没功夫细究了，他想，晚饭前有人来找，必定是有要紧事。他推开虚掩着的客厅门，一步迈进去。差不多与此同时，客厅后头房里的四喇叭收录机音量十足地鸣响起来：

黄昏来临，
我亲爱的，
暮色朦胧罩大地；
无声无息投下暗影，

.....

这个培春，他不会故意的吧，开得那么响，想震聋人的耳朵呀。

客厅里没开灯，但是光线并不很暗。三人长沙发的右侧，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老霍不认识他。年轻人

看见老霍，神态也有些拘谨，撑着沙发扶手要站起来。

“坐！”老霍看到沙发前的茶几上，已经搁了一杯花茶，冒着缕缕热气，便把手一伸，示意他不必站起来了，“你是……”

看见老霍伫立在门边端详他，年轻人下了决心一般站起来，声音不响，但很坚定地招呼着：

“爸爸！”

老霍如同让来人迎头击了一棒，愣怔地站在那里。在家里，所有的子女都喊他“爹爹”，叫他爸爸的，只可能是……他把手朝对方一指：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阿虎啊！”对方的声调里似有些不满。

老霍的头皮发麻了！是他。是霍培峻！他长得活象他姆妈。只是，只是……老霍和他们母子，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呀。老霍镇定着自己，但仍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

客厅后头房间里，那只录音机还在喧响。

……

听那微风低声地呜咽，

带着无名的忧郁，

你可想我，

你可爱我，

一如悠远的往昔？

老霍伸出去想开灯的手，不知怎么往后一拨，仿佛不经意地，把客厅的门关上了，把客厅后头的录音机声也隔断了。这房子的隔音效果是相当好的。

老霍朝客厅里面、朝他绝没想到会找上门来的儿子，一步一步走过去。

“你妈妈现在怎么样？还好吧？”

“姆妈过世了。”

“她……死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哪一年的事？”

“前年。七七年。”

“生啥病？”

“肝炎。她一直拖着不去看，转成肝癌了，才想到寻医生。住进医院就不行了。”

这么说，雪琴已经离开人世了。唉，一生一世，辛辛苦苦，她这一辈子，实在是没有享到一点福。老霍把目光从儿子脸上移开，移到落地钢窗外头的花园里。花园里一片荒芜，只有几株夹竹桃，点缀般栽在那里。就这几棵不值铜钿的夹竹桃，也是房管所搬走时，赔偿似的补种在花园里的。花园本来是这幢三层法式楼房的附属品，就象楼房后头的汽车间一样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花园里有银杏树、冬青、月桂、蔷薇、剑麻和几十盆花。闹了场革命，把这幢楼房归还老霍时，花园割去了三分之二，还剩下的三分之一，只能晒晒衣裳、养养鸡了，老霍想打一套太极

拳，也伸展不开。为此，贺佳拖长了声音唉叹：

“真正的前世作孽！”

老霍倒没这种想法，前世作不作孽，今世人有谁晓得？花园割去了三分之二，少付五块多房钿呢。再说，搬回来之前，住在那种房子里，一间十四平方米，一间十二平方米，公用厨房，公用厕所，还不是过日子。现在总算还有一个小花园，重新养几十盆花，摆摆还是有地方的。

是啊，花园的变化都那么大，何况人呢！

一不讲话，屋里显得特别静寂。弄堂里，有人在叫：

“包开的平湖西瓜，蜜蜜甜的黄金瓜，要买的，快出来啊！最后一车了，送货上门。”

厨房里，传出贺佳的声音：“培春，出去拣几只西瓜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培春回答得好生硬。

“姆妈，我去吧！”这是培洁的声音。

一阵喧嚷过后，楼房里又沉寂下来。老霍总觉得客厅里还有点啥声响，凝神听听，又辨不出来。他转回脸来，看到培峻仍然木木地坐着，想起刚才沉默得久了，便又问：

“那么，你呢？”

“爸爸问啥？”

“工作了吗？”

“技校毕业之后，就工作了。”

“有几年工龄了？”

“十五年了。”

“算得一个老工人了。”

“还不是拿五十几块。”

“成家了吧？”

“小囡都四岁了。”

“叫啥名字？”

“霍远。”

“现在的小囡，都爱取单名。你老婆呢，姓什么？”

“叫申小佩。”

“做啥工作的？”

“同我一家厂，车工，三级工。”

老霍忽然觉得，要同这个儿子说话，比同培春说话更费劲。他的小名叫阿虎，可是，好象没有一点生龙活虎的样子。他姆妈死了，他成了家，有了小囡，夫妻俩工作，工资不高，但也决不至于困难。他来做啥呢？

老霍一不提问，屋里再次静寂下来。三五牌台钟在壁炉台上“嘀哒嘀哒”走着。和这个儿子，老霍确实没有多少话好讲。尤其是在这吃夜饭辰光来，弄得他好尴尬。留他吃夜饭好呢，还是不留好。不留嘛，讲不过去，父子之间十三年没来往了，儿子来探望父亲，父亲连顿饭也不留。留他嘛，夜饭桌上不会有人讲话的。贺佳和她的子女，对阿虎有一种天生的厌恶……

此刻，从老霍心里来说，为求太平起见，他倒是希望，阿虎有什么事，爽爽快快地说出来，说完了就走，那最

理想。

偏偏培峻象个阿木林，泥塑木雕一样坐着，不问他话，他就不答。连给他倒好的那一杯茉莉花茶，他也一口不喝。象他小时候一样，每次到这里来，他都显得拘束、手足无措。

老霍再次听到客厅里有一种声响，令人起疑的声响。“沙沙沙沙”，什么声响呢？他环顾着偌大的客厅，围成大半圈的两整套全包手沙发，玻璃酒柜，壁炉台，角落里的电视机箱子，二十吋的索尼彩电，刷成蛋黄色的墙壁，大小四只茶几。屋里这些陈设都不可能发出声音的啊！

老霍皱起眉头来了，心里隐隐地有所不悦。他抬一下眼皮，察觉到培峻正瞅着他，忽又觉自己失态了，背脊朝沙发上一靠，开门见山地把话说出口了：

“阿虎，你今天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噢，爸爸，没啥事情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来，是这样的，爸爸。”阿虎咽了一口唾沫，结结巴巴讲起来，“姆妈过世了，世道也太平了。申小佩是个独养女儿，她经常跟我唠叨，说休息天、节假日也没个亲属走动走动。我想，我想……再讲，申小佩也想见见爸爸……”

阿虎说得吞吞吐吐，隐隐约约，老霍还是听明白了。他虽是六十七岁的年龄，但头脑却依然十分灵敏。这么说，不仅仅是一顿夜饭的问题，而是经常往来、经常保持

联系的事……从阿虎这个角度来讲，当然是合理合法的。儿子探望父亲，儿媳想见见阿公，这很自然。同住上海，媳妇从未见过阿公、孙子从未见过爷爷的事，能找出几件来？

可对老霍来说，这确是一道难题：“这件事嘛，阿虎，我跟你推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一个人作不了主，还得跟他们商量商量。”他把“他们”两个字，特意加重了语气。

阿虎坐着不动，也不吭气。屋里又静下来。

老霍一下子站了起来，背着双手，装出踱步的样子，走到另一张三人沙发边上，朝沙发背后望去。他一眼就看到了，沙发背后的一只小凳上，搁着一只单声道的录音机。老霍几次听到的细微的“沙沙”声，就是它发出来的。他俯下身去，在键盘上按了一下。

差不多和他直起腰来的时候，阿虎也站起来了：

“那好吧，爸爸，我等你们商量的结果。我走了。”

儿子突然说走，老霍倒又有点过意不去了，尽管他巴望如此，他还是客气了一句：

“你在这儿吃晚饭吧！”

阿虎瞥了一眼落地钢窗外的小花园，外面已经黑下来了。夏天到这个时候不吃晚饭的人家，是很少的。很明显，厨房那边早已做好了饭菜，只是要等到阿虎走了再吃。

阿虎淡淡一笑：“不吃了，爸爸，我还要来呢！”

“你记下个电话号码吧，522722，好记得很！五两七

两。下次来之前，先给我挂个电话。”老霍不再勉强留他，只关照他以后预先打招呼再上门。

阿虎疑惑地一展眉：“爸爸不是退休了吗？”

“厂里是退休了。我还是天天到工商界爱建公司去上班。”

“拿全工资吗？”

“不，拿退休工资，月票也是自费。”老霍怕他不断地细问，爽性一道告诉他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这方面的算计凶得很。

阿虎不解了：“那又何必。乐得在家享享清福。”

“在家闲得慌，买菜、烧饭、洗衣、上地板蜡，我啥都不会。淘个米，贺佳还讲我淘不干净。不如出去。”老霍解嘲一般说。

阿虎也笑了一下：“那……爸爸你保重身体，我去了。”

“不送不送。”老霍多年来挂在嘴头上的客气话自然而然漏出来了。

阿虎开了客厅的门，走了出去；出门后，他顺手把门带上了。老霍没听到他去跟贺佳或是其他人打招呼，是啊，他同他们的关系，形同路人一般。

老霍转过身来，一眼看到了茶几上那杯茉莉花茶，还在冒着缕缕热气。这么热的天，叫人家怎么喝得下去？家里又不是没有冰水，冲一杯桔子汁费什么劲？

老霍有点恼怒。门厅里培春高声喊着：“吃晚饭了，吃

夜饭了，我肚皮都饿瘪了。爹爹，吃夜饭了。”

搬回到法式花园楼房里之后，一切恢复老规矩，吃饭仍在客厅旁边的屋子里，老霍历来称它饭厅。不知为啥，其他人都不会跟着他这么叫，还是叫房间。

一张红木八仙桌，放在饭厅中央，八仙桌下面的方凳，却不是原配的了，都是轻悠悠的木凳，一手提两只也不费劲的。

老霍入座之后，端起碗，拿上筷，其他人才动手吃饭。这点表面上的家规，老霍家还是维持着。这倒不是因为老霍有威信，而是多年来身教的结果。活到九十岁才过世的太太^①还在时，她不入座，不动筷，老霍是决不会先在饭桌旁坐下的。尽管培春总斥之为“臭规矩”，但他自己也老老实实按规矩做。

今晚上夜饭桌的，是老霍家六口人：老两口，老三培洁，老四培春，老五培静，老六培南。老大培华远在云南，老二培丽尚在新疆建设兵团。为避免坐成“乌龟桌”^②，老霍和贺佳各占桌子一侧。女儿培洁、培静坐一侧，儿子培春、培南坐另一侧。

桌上的菜，照样很丰盛。过去，老霍有味一点酒的嗜好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酒戒了，但希望吃得好一点的嗜好，却改不了。如今条件一见好，每顿饭不少于十个菜的规矩

^① 太太，即老霍的祖母。对老霍的子女来说，即曾祖母。上海、江浙一带，均称曾祖母为太太。

^② 六个人吃饭，避免坐成双双对坐，一一对坐。上海人忌讳坐成这种“乌龟桌”。

自然也恢复了。其实老霍不是好吃之徒，他的筷头很细，一顿饭下来，每个菜至多动三、五筷子。但菜的样式一少，他这顿饭就吃得不舒服。

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：咸菜肉丝、清炒毛豆子、豇豆、虾米冬瓜、肉松、松花蛋、咸鸭蛋、炒薤菜、凉拌茄子、糖醋黄瓜、油煸灯笼辣椒，由卷心菜、洋葱、胡萝卜、土豆、蕃茄、牛肉烧成的罗宋汤，盛在大汤盆里，照例放在桌中央，也最受人欢迎。这是老霍久吃不倒胃口的菜。

贺佳是晓得老霍的口味的，夏季的菜肴，要求清淡、爽口、不粘、鲜嫩。但老霍今天没有食欲，阿虎的来访，长沙发后面那只录音机，使他心头不悦。

“搞啥名堂呢？”

家庭里都出“克格勃”了。

不过，老霍自来就有极好的涵养功夫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在外头出了天大的事，受了天大的冤屈，回到家里，他都能笑吟吟地说话，甚至开点玩笑。“文化革命”前，给子女们买回的书上，他们订的杂志上，常有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文章。老大培华有一次拿了本《吸血鬼资本家》递给爹爹，说：

“爹爹，你和他们中的哪一个相象？”

“嗯，”老霍沉吟着，审视地望着大儿子，反问道，“哪能啦？”

“我看看去，都和爹爹不象。”老大照实说，“可我的同学跟我说，你只是在家里和蔼可亲，解放前在厂里，对

工人肯定是凶神恶煞的。要不，你哪能会有这么多钱？他们还说，还说……这些钱都是工人的血汗……”

“这是哪个同学讲的？”老霍有点紧张了，硬着头皮问。

培华起先不肯讲，后来才说，是团小组里的人讲的。那年培华十四岁，读初二了。老霍默默地翻着那本薄薄的小册子，里面写了十几个资本家的剥削史，其中多数人，老霍还认识。当然，书中写的，绝大多数是事实，结论也是正确的，但儿子把他和画面上那些肥头大耳、满身是膘的形象联系起来，他仍有些的不悦，他只好这样回答儿子：

“做生意各有各的做法，就资本家的本性来讲，是赚钱，是唯利是图。具体的做法上，爹爹和这本书里写的一些人，是不同的。”

培华当时将信将疑的眼神，老霍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贺佳在旁边看出来，唠唠叨叨对培华说：“你爹爹同工人关系蛮好的。不信你去问问他厂里那些老工人，最高工资一百七十元，是哪个给他们定的？都是你爹爹……”

“跟孩子讲这些干什么？”老霍打断了贺佳的话，他觉得没有必要。他也相信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培华会对自己的父亲，有个正确的认识。可惜，事与愿违啊！老霍的子女，一个也没如老霍指望的那样。相反，一个个变得老霍都难以理解。今天的事情，就是一个证明。

老霍不说话；贺佳的牙齿不好，喜欢喝粥，她喝粥时